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176(2014)06-012-(5)

追问哲学

——关于如何理解哲学的若干思考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摘要:从实质层面看,哲学表现为对智慧的探求、性道的追问,就形式的层面而言,“哲学”可以理解为概念的运用过程,其中包括概念的分析。进而言之,如果从狭义上的智慧追寻转向广义的智慧性思考,那么作为意见的哲学观念也可以融入进来。在此意义上,作为智慧之思的哲学可以涵盖作为意见的哲学。同时,需要区分哲学的结论和哲学的定论。哲学需要有结论,但是,结论不等于定论:定论往往只能接受,不可怀疑和讨论,但哲学的结论则可以放在学术共同体中作批判性的思考。对哲学的不同回答,同时与不同的哲学进路、哲学家的个性差异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说,哲学本身便表现为对智慧的个性化追求。

关键词:哲学;智慧;意见

“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的追问。如果对中外各种哲学导论或哲学引论作一概览,便不难注意到,关于如何理解哲学这一问题的讨论很多,对哲学的定义也不少,可以说至今没有一致的结论。2006年作者在斯坦福大学作学术研究时,曾和已故美国哲学家罗蒂谈到过这一问题,他当时很直截了当地对“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本身提出质疑。罗蒂的立场从一个方面表明,对以上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有不同理解,如果欲就这一问题给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答案,则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从另一角度看,“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本身具有开放性。尽管定义式的回答很困难,但是,每一个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仍可就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理解。总体而言,哲学离不开哲学的历史,对“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同样也需要基于哲学的历史:这里最好的方

收稿日期:2014-6-28

作者简介:杨国荣 男(1957-)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式,就是回过头去看一看,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家们、先秦以来的中国哲学家们——是怎么说、如何思的,他们提出一些什么问题,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真实的哲学就存在于哲学史的这一思与辨的过程之中。如果从以上角度来看,那么,对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也许可以基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这两种形态,形成一个大概的理解——虽然这不一定是严格的定义。

首先,追本溯源,哲学最初以“philosophy”来表示。“philosophy”这个词一般都很熟悉,其涵义与“智慧”相关,可以概括为“爱智慧”或“智慧之思”。这一事实表明,哲学的起源一开始就是与“智慧”联系在一起的。谈到“智慧”,便自然要考虑“智慧”与其他观念形式的区别,为什么哲学与“智慧”相关?作为智慧之学,哲学与其他的学科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一问题涉及“智慧”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所周知,“知识”主要与“分门别类”的学科相联系,它的典型形态可以说是科学,中国近代将“science”翻译成“科学”(分科之学),这是很有道理的。作为一种知识学科,“科学”就是“分科之学”,分科意味着分门别类地讨论、理解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对象。在分科的同时,知识(包括科学)也包含自身的界限,从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到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都有各自的界限。

然而,人类在理解这个世界的过程中,除了分门别类地了解不同的领域、对象之外,还需要一种整体的视域。事实上,世界在被各种知识形态分化之前,其本身并不仅仅以分化的形态出现,而是同时呈现为相互关联的整体。这样,要把握世界的真实形态,就不能限定在知识的界限之中,而是需要跨越知识的界域。事实上,“智慧”最基本的特点便在于跨越知识的界限,从不同于分化了的知识的层面去理解真实的世界。从认识世界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理解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就“philosophy”这个概念的源头而言。

从中国哲学来看,中国古代没有与“philosophy”相关的“哲学”这一概念:尽管“智”和“慧”古已有之,但是,“philosophy”意义上的“智慧”,其出现则是近代以后的事。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前面提到的“智慧”这样一种观念。这里需要区分“观念”与“概念”。

就“观念”这个层面而言,可以说,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与西方的智慧探索一致的追问,这一追问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哲学关于“性与天道”的探索之中。“性与天道”的讨论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已开始,孔子的学生曾经感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一感慨并不是说孔子完全不讨论“性与天道”:反观《论语》就可知道,孔子关于“性”与“道”具有非常深沉的见解。这里的主要问题在于,他讨论问题的方式不具有思辨性,对性与天道也非离开人的具体而真实的存在而加以追问。在“性与天道”之中,“性”在狭义上指的是“人性”,广义上涉及“人的存在”,“道”则关乎世界的原理,“性与天道”,总体上就是关于人与世界的普遍原理。在中国哲学中,从先秦开始,指向以上问题的追问就绵绵不绝。中国哲学不仅实际地追问关于“性与天道”的问题,而且表现出自觉的理论意识。从先秦来看,儒家一系很早就区分“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器”关乎知识、经验、技术层面的追问,与此相对的“道”则是区别于知识、经验、技术层面的总体上的原理。这是儒家观念。同样,在道家那里,很早就有“技”与“道”之分,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庄子便借庖丁之口,提出“技”进于“道”,其中的“技”属广义的知识、经验之域,“道”则超越于以上层面,这里已经很自觉地将经验性的探求与“道”的追问区分开来。

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后期,尤其是清代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古典哲学即将结束、近代哲学即将诞生,在这一时期,哲学家对“性与天道”方面的探求开始作更自觉的理论概括,这一点具体体现在龚自珍的思想系统之中。如所周知,龚自珍既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殿军,也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先驱,他在总结清代主流学术——乾嘉学派的特点时,对当时的主要学科作了分类,总共区分了十个门类,其中大部分是具体的经验领域的学科,如训诂学、校勘学、金石学、典章制度学,等等,在此之外,他还特别列出与之不同的另一学科,即“性道之学”。可见,在中国哲学家那里,“性道之学”作为一种不

同于技术、经验、知识层面的追问,在近代以前已经有了自觉的意识。总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哲学”这一概念在中国诚然较为晚出,但是,其中所隐含的观念,即,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则在较早时期已出现了。

法国当代哲学家德勒兹曾与人合著《何为哲学》(What is philosophy)一书,该书也表达了对哲学的理解,其基本的看法是:哲学首先表现为一种创造概念(creating concepts)的活动。这里的“创造概念”主要指出了哲学在形式层面的特点。本文前面所说的哲学对智慧的探求、性道的追问,则主要是就实质内容上而言。从形式的层面看,也可以把“哲学”理解为概念的运用过程,其中包括概念的构造和概念的分析。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分析哲学,主要便侧重概念的分析,其他一些学派如现象学则更多地侧重于概念的创造,不管具体形态如何不同,二者都涉及概念的运用过程。概而言之,从把握世界这一视域看,哲学在形式层面的特点在于通过概念的运用展开智慧之思,由此走向真实、具体的世界。

二

前面提到,就其本源而言,哲学不能离开哲学的历史:我们无法离开历史,凭空构想一套观念,说“这就是哲学”。换言之,谈论哲学的时候,需要以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作为根据。正是以此为背景,前文指出了哲学与智慧之思或智慧追寻之间的关联。然而,关于智慧,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李泽厚曾按照康德的“知识、信仰、意见”之分,把哲学主要归于意见这一形态,这与本文在前面对哲学所作的理解显然有一些区别。但这两者并非绝对地相冲突。从一开始提到的对哲学的理解——即哲学与智慧具有相关性、涉及对智慧的探求、追求——出发,可以对哲学思考作进一步的理论区分。英国哲学家威廉姆斯(B. Williams)曾提出过两个概念,一个是真(truth),另一个也许可视为真实性(truthfulness)。“真”是比较确定的东西,如果你有充分根据说这个东西真,那就不能随意怀疑;“真实性”则可以理解为一个不断向真趋近的过程。引申而言,智慧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区分“智慧”之思和“智慧性”的思考。就广义而言,智慧性的思考都可归入于哲学,在这种智慧性的思考过程中,知识、意见都可以视为哲学之思的题中应有之义,都应该允许被纳入于其中。哲学不是独断的,任何特定学派、任何特定个体,都不能宣布唯有其理论、观念是智慧的探求,而其他都不是。哲学本身可以有多种方面的看法,如果我们从狭义上的智慧追寻转向广义的智慧性思考,那么作为意见的哲学观念也可以融入进来。在此意义上,作为智慧之思的哲学可以涵盖作为意见的哲学。

这里可以简略提一下,对哲学本身可以有两个层面的理解。追本溯源,从历史角度来看,哲学是与智慧的探求、性与天道的追问相联系的,但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当哲学进入大学教育系统、成为我们现在博士、硕士学习的学科之后,它在相当意义上也取得了学科性和知识性的性质。按照本源意义,作为智慧的探求、性与天道的追问,哲学不是学科:学科属知识、科学之域。但是在近代以来大学的学科体系中,哲学渐渐成为招收学生、授予学位的一个专业,在这一意义上,它已取得学科性的形式。作为一种专业,哲学也涉及很多知识性的东西,比如说古希腊有多少哲学家、有多少哲学学派、他们各自有什么观点;中国古代从先秦以来有多少哲学家、多少学派,某一哲学家如孔子生于何地、何时,等等,对这些方面的把握,都带有知识性。以此为背景,我们对哲学的理解也可以稍微宽泛一点,这也就是说我曾多次提到的,可以把它理解为学科性和超学科性的一种融合:在本源的意义之上它是超越学科的,在现在的既定形态下它又取得了某种学科的性质。作为包含知识之维的学科,哲学的追问、探求过程同样允许大家有不同意见。从这方面看,在广义的哲学——趋向于智慧或智慧性的思考中,确实可以融入不同意见。

进而言之,当我们将哲学观念同时理解为一种意见时,这种看法的实质性的含义之一在于承认哲学是一种自由思考:意见不同于独断的教条,在此意义上,以哲学为意见,意味着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们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独断地定于一尊。在这里,同时要区分哲学的结论和哲学的定论。哲学需要有结论,提出一种意见,便表明了自己的一种主张,后者同时意味着给出某种结论。但是,结论不等于定论:定论往往只能接受,不可加以怀疑和讨论,但哲学的结论则可以放在学术共同体中作批判性的思考。从更广的视域看,结论不等于定论还隐含另一重含义,即哲学作为一种趋向于智慧化的思考,同时展开为一个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静态地止于某一个阶段。

肯定哲学观念具有某种意见的性质,是不是会导向相对主义?对此可以给出不同层面的理论回应。首先,认为哲学是一种意见、具有自由思考的形式,并不是说,它可以没有任何依据,可以天马行空地、随意地提出任何看法。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看法,哲学思考至少基于两个条件:即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核心涵义,就是要进行逻辑论证。作为一种概念性的活动,哲学的思考不是给出一个意见就完事了,而是必须进行理论的论证:为什么这样说、依据何在?必须给出理由和根据,这种提出理由和根据的过程,也就是说理和论证的过程。一定的学术共同体可以按以上前提,判断某一意见是不是站得住脚:如果它整个论证是合乎逻辑、有根据的,那么至少可以肯定,这一意见可备一说。总之,哲学作为开放的系统,可以允许各种不同意见,但以意见的形式展开的自由思考,需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哲学同时涉及经验式层面的验证。前面已提到,哲学作为一个与学科相关的系统,包含着知识性的内容,如哲学史上某一个哲学家诞生于某地、提出了某种学说,等等,这些都是经验性的东西,可以用在经验知识的层面(如历史考证)来证明。当然,哲学之中还包含形而上层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论证,相对而言比较困难。但对这类问题,也并不是绝对或完全不能加以任何论证。历史上的哲学家曾提出如下—类问题:我现在看到杯子放在桌子上,但如果我出去以后再回来,杯子还存在吗?这涉及存在问题,后者属形而上之域。对这一类形而上层面的问题,日常生活无需加以理会,但哲学需要加以关注。有关这一类形而上的问题,同样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立论,而是应当作哲学的论证,这种论证往往需要诉诸人的生活经验或人的生活过程本身。事实上,对于个别事物存在与否的问题,我们可以用日常的生活经验过程来确证。一个陷入思辨幻觉的哲学家,可以完全否定这个杯子的存在。但是一旦他感到口渴,要喝水了,他就会意识到:眼前盛水的杯子不是虚幻的,而是实实在在可以满足其饮水需求的东西。当然,在哲学层面,仅仅诉诸于日常经验或常识是不够的。进一步说,对于更广意义上的存在问题,便需要用人类总体生活加以不断验证。人类的存在是一个过程,所以,一些形而上问题也是需要通过人类总体生活的不断延续来加以验证。在以上意义上,哲学并不会走上相对主义。

三

如果在追问“哲学是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之前,再进一步加以追溯,便可注意到哲学领域中的不同进路以及哲学思考的不同方式。当人们对哲学给出不同回答的时候,这种回答实际上已体现了思维以及思考者本身的个性差异。对哲学的不同回答,与不同的哲学进路、哲学家的个性差异往往相互联系。与此相应,哲学本身事实上可以被理解为对智慧的一种个性化追求。谈到个性化的追求,只要回过头去看—看古希腊哲学、先秦哲学以及希腊以来到现代的西方哲学、先秦以来到今天的中国哲学,就可以注意到,没有千人一面的哲学家,每一个哲学家都有鲜明的个性——只要他是真正的哲学家。

以近代哲学而言,康德与黑格尔便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哲学进路。康德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就

是“划界”、“区分”:现象与自在之物、感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以及真、善、美之间,都存在不同形态的界限。尽管他似乎也试图对不同领域作某种沟通,但在其哲学中,划界无疑表现为更主导的方面。相对于康德之趋向于划界,黑格尔似乎侧重于扬弃界限、再现世界的整体性,他本身由此更多地关注世界的统一、综合、具体之维。当然,黑格尔在总体上表现出“以心(精神)观之”的取向,对现实的存在以及现实的知、行过程,往往未能真切地加以把握,这种终始于观念的基本哲学格局,使黑格尔难以达到现实的统一。

要而言之,从智慧的追求这一方面来看,哲学的探求本身并非只有一条道路,而是呈现个性化的趋向。从智慧之思的如上展开中,既可以看到哲学系统的多样性,也不难注意到哲学家本身的不同个性特点。

Inquiry of Philosophy: Some Thoughts on How to Understand Philosophy

Yang Guorong

Abstract: Philosophy is the enquiry of wisdom and the question of human nation and way of heaven, in the view of substantive level. It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process of concept's usage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form level. If we turn our direction from wisdom search in narrow sense to wisdom thinking in board sense, then we can integrate philosophical idea as opinion in our inquiry of philosophy. In this sense, the philosophy as wisdom thinking can include the philosophy as opin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eded to differentiate the conclusion of philosophy and the last word of philosophy. Philosophy needs conclusion, but it does not mean final conclusion. In general, final conclusion can only be accepted, not for suspicion and discussion. But the conclusion of philosophy can be put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or critical thinking. Different answers to philosophy are related to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approaches and philosophers' personalities. Essentially, philosophy per se is the personalized pursuit of wisdom.

Keywords: Philosophy; Wisdom; Opinion

(责任编辑 陶柏康)